

日出东方,桑叶茁壮。
秦罗敷轻盈出门,她去城南采桑。下担捋髭须,脱帽著帻头,耕者忘犁,锄者忘锄,对因她而造成诸多生产误工事件,罗敷只是含羞地笑笑,太难为情了,大家还是干活吧,我有啥好看的!

陆地拿回一些小粟米一样的蚕宝宝时,我脑中闪出的场景就是罗敷采桑。我们家里已经养了一只小乌龟,一只螃蟹,以前还养过蜗牛,养蚕宝宝,也是为了孙女小瑞瑞,但城市里去哪采桑呢?可以买呀,网上有,陆地说。妻笑笑,她少年时在生产队养过蚕,养蚕的一整套程序都会。

一个不大的纸盒,每天往里面放几片桑叶,没几天,小粟米就变成小米粒了。小米粒在桑叶上轻轻蠕动,但必须近距离才能看清。春蚕到死丝方尽,想着这小米粒向着死亡奔去,心中的悲哀大于期待。这是蚕的命,我不能改变,它们自己也不能改变,谁也不能改变。别想了,还是看它们静静地吃桑叶吧。

小米粒一天天在变长,如细绳那般,越来越长,一厘米,两厘米,差不多有三厘米了,腰也渐渐粗壮起来。瑞瑞每天踏进我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看蚕宝宝,她总是惊讶而略带夸张地喊着:呀,宝宝又长大了,宝宝比我们家的长好多!陆地他们也养了一些蚕宝宝,不过,从瑞瑞的表情中,我们断定,他们家的蚕宝宝没有我们家的生长迅速。

某天,我回家,妻有些遗憾地告诉:今天犯了一个错,蚕宝宝只剩下三条,其他都死掉了。纸盒里的那几片桑叶肥厚,青葱欲滴,可能被喷了药,或者桑叶上有药物残留,蚕宝宝娇嫩高贵,经不起药的折腾,纷纷毙命。我看了看剩下的三条,说可惜可惜。这三条,看神态,神情木讷,有些懒洋洋,我判定,它们似乎也吃了药,只不过,它们吃得少,或者生命力顽强。不知道它们能不能挺过来,妻又用略带忧愁的口吻

自责。我安慰:一定能挺过来!
几天后,又有两条死去,我将最后那一条称作“蚕坚强”。“蚕坚强”似乎并不惜记它那些兄弟,也没有悲哀,每天生活如常,胃口也大,生长迅速。

养蚕记

陆春祥

“五一”期间,我们回白水老家专门摘了一些桑叶,摘之前,吸取教训,问了又问,这山里的桑叶应该上等,瑞瑞也抢着摘,她也知道那些死去的蚕宝宝。

又过了一周,妻说,按时间推算,“蚕坚强”可能要结茧了。过后三天,“蚕坚强”已经变成白色椭圆形的茧了,我知道,前一个夜晚,它在夜幕的掩盖下悄悄完成了这个伟大的转化。或许,它一边吐丝,一边快乐结茧,因为吐丝的昆虫多,但结茧的却只有蚕。茧身有些细,不是想象中的那种滚圆饱满(估计与吃了药有关),我依然惊喜。拿起茧,轻轻地摇了摇,妻连忙阻止:里面是蛹,别动它,过几天它会变成蛾钻出来。

按蚕农养蚕的步骤,接下来几天,茧站收茧后,会将其烘干,那些蛹则会在高温中死去,然后再送到缫丝厂处理。干茧经高温蒸煮,可以抽出近千米的生丝(丝绸专家叶文兄说这个数字我着实惊呆了),最后脱落的蚕蛹,依然在鞠躬尽瘁:高蛋白的蚕蛹,可以供人佐餐,可以做成鱼饵,还可以做成饲料。而抽出来的丝,则会做成角装丝,一捆一捆的,直接送往丝织厂,再接下去的步骤,一般人都知道了,那些丝会被织成人们穿在身上各种耀眼的五彩的绫罗绸缎。而我眼前“蚕坚强”里面的蛹,则要幸运得多,它不会遭遇高温,它不会死去,它会重生。

一天早上,那个椭圆形的茧破了一个洞,茧洞边上淌着黄黄的液

体,一只全身白色的蛾,躺在地上,“蚕坚强”羽化重生为“蛾坚强”了,它肚子鼓鼓的,翅膀异常安静,细观,头部微微在动。

理论上,蚕蛾经过交配后,雌蛾会产卵,一个晚上,它就可以产几百个卵。从卵开始,这就又回到了蚕的最初生命阶段。但是,“蛾坚强”单身,即便是雌性产卵,那些卵也无法成活。它只有静静地死去。妻又找了个空盒子,将它放在阳台一角,我吩咐,看它能活几天。这一次,“蛾坚强”至少活了十来天,其间我掀盖看过几次,每次都是无精打采的。

从蚕卵、蚁蚕、蚕、蛹、蛾,五十天左右时间,蚕的一个生命周期就结束了。小瑞瑞见证了这个过程,虽然,过几天,她就忘记了那只蚕,我却有了新的感悟。蚕所需的只是桑叶,还有短暂的时间,除了产卵,结茧似乎就是它唯一的重大使命。用心做一只蚕,方向明确,专心致志,心无旁骛,直到目标达成。

或许,秦罗敷早就知道,她的美丽,还有那“细缟为下裙,紫绮为上襦”(浅黄色花纹的丝绸下裙,紫色的缕子短袄)的功劳,衣服的功劳也就是蚕的功劳。嗯,你们大家别看我了,赶紧的,采桑采桑,我家蚕宝宝吃得欢!

电视剧《梦华录》的热播,让茶百戏再一次走进现代人的生活。剧中刘亦菲的茶百戏太美了,让很多人惊奇的是,这不是咖啡拉花,而是跨越千年的宋代点茶。点茶最高的艺术境界是茶百戏,所谓茶百戏,是指用汤花幻化出各种花鸟鱼虫、家禽野兽

点茶风行:是饮茶,也是审美

鲍丽丽

等图形,将一盏茶汤的微妙玩到了极致,令后世叹为观止。

可以说,点茶的风行,是饮茶,也是审美。

在唐代,虽然饮茶的风气已经扩散至民间,但茶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上流社会,到了宋代,茶才迎来了真正的鼎盛时期。“茶,兴于唐而盛于宋”,在宋朝,茶楼、茶坊、茶肆、茶馆遍布大街小巷。“早晨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”,人们已经把茶和柴米油盐相提并论,可见茶在

日常生活中的位置。宋代初年,煎茶艺与点茶艺并存。点茶艺之所以能够取代煎茶艺,成为主流的饮茶方式,与斗茶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。

早在唐朝,已有斗茶的风气,时人美其名曰“茗战”。斗茶据考证起源于福建建州,即是北苑贡茶

环节。汤已煮好,茶已碾好,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点茶。点茶之前,要把碾碎的茶末放入碗中待用,水开之后,提汤瓶进行冲点,为了使茶末与水融为一体,需要用茶筴不断搅拌击打。茶筴是竹制,打完茶,上面会沾覆一层茶末,故审安

老人美其名曰为“雪涛公子”。

点茶的技巧有三点,一是注意调膏,二是注水的节奏,三是茶筴击拂时的力度。三者都恰到好处,才能点出效果最佳的茶汤来。苏东坡在《送南屏禅师》中写道:“道人晓出南屏山,来试点茶三昧手”,水平高的点茶能手被称为“三昧手”。

茶汤的优劣,以茶汤出现早晚、消失快慢,及茶汤颜色是否洁白来评定,以沫啜出现早、颜色洁白、水脚晚露为上,诚如蔡襄所说,“视其面色鲜白,著盏无水痕为绝佳。建安斗试,以水痕先者为负,耐久者为胜”。

如果茶叶碾得细腻,汤水击拂得当,汤花就会紧紧贴在茶盏边缘,久聚不散,这种现象被称为“咬盏”。反之,如果汤花很快散开,出现了水痕,则说明点茶失败了。

南北两宋三百多年除了短暂的战乱,大部分时间社会安定,经济繁荣,制茶技术不断提高,品饮方式日益精致。

在普天之下共饮茶的背景下,点茶艺逐渐形成一套规范的程式。从审美角度看,宋人的点茶艺体现的是一种宁静、自然又深沉的优美意境,通过点茶,内在的心境与外在的环境合二为一,心灵得以自省、升华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一峰一岭皆风景

赵慎珠

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写刘邦年轻时的弱点:“好酒及色”。东汉班固在《汉书·朱博传》中写朱博的优点:“为人廉俭,不好酒色游宴”。南朝宋时期范晔在《后汉书·杨秉传》中写杨秉说自己:“有‘三不惑’,酒、色、财也。”明代冯梦龙著“三言”,把“酒色财气”列为“四害”,以喻世、警世、醒世之言告诫后人。

酒色财气,貌似声名不佳。近日读到这四个字的一段故事,一组小诗,妙趣横生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到大相国寺拜访他的好友佛印和尚,无意中看到禅房墙壁上佛印的题诗:“酒色财气四堵墙,人人都在里面藏。谁能跳出圈外头,不活百岁寿也长。”

苏东坡看后,稍做沉思,提笔在旁边附和一首,写道:“饮酒不醉是英豪,恣色不迷最为高。不义之财不可取,有气不生气自消。”

又一日,宋神宗赵顼在参知政事王安石的陪同下,游览大相国寺,看到佛印和苏东坡的题诗,颇感有趣,对王安石说:“爱卿,你何不和一首?”王安石亦是高才,随即应命,挥毫写下:“无酒不成礼仪,无色路断人稀。无财无宝不发,无气国无生肌。”

宋神宗大为赞赏,也乘兴题写一首:“酒助礼乐社稷康,色育生灵重纲常。财足粮丰家国盛,气凝太极定阴阳。”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每个人的立场、观点不同,使得这一组诗作妙不可言。

佛印和尚提倡和酒色财气绝缘,有几分劝慰;苏东坡既知人性之乐,又识修身之理,面对现实,强调关键是把握度,直面生活,重在修身;王安石和宋神宗,则肯定了酒色财气对国家社稷的正面作用,是贤相和王者眼界与格局。

万事万物,或许并无绝对的对错,一峰一岭皆是风景。哪一种选择最是慰人心?如同人世与出世,儒家游方之内与道家游方之外,两种趋势彼此对立,又相互补充,时常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。而中国哲学既入世又出世,早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平衡感。

紫荆花绽放

中国画 沈舜安



好玩的“龜”字

任溶溶

现在大家都会汉语拼音这个汉字的辅助工具,真好。特别是我年已一百岁,会执笔想不出要写的汉字,结果就想啊想啊想,没办法,就用汉语拼音顶替那个汉字。

我小时候没有汉语拼音,课堂写字自然要规规矩矩,碰到有些繁体字,久而久之,也会偷懒写些,这当然要被老师罚的。其中,有一个字我特别觉得好玩,那就是老汉字的那个龟字。这个字可真难写,笔画多又多,而且好像是由几个部件构成的。记得小时候有一次,老师罚写一百个“龜”字。我越写这个字越不想写,写啊写啊写!太无聊了,我竟画起真正的乌龟来。这下子我真开心。我一口气画了一百多只乌龟,有好几张纸。我给老师看,老师倒没生气,反倒笑了。

这个“龜”字,真好玩!

我们这代乡村孩子,“农转非”,是参加高考全部的意义。

1984年,中秋之夜,秋高气爽,明月当空。泰日中学高中部的200多名师生,在开阔的操场上席地而坐。击鼓传花的游戏,串联出一台热闹的晚会。没有伴奏,没有话筒,我演唱的那首《北国之春》,让全场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。

第二天,教音乐的周老师找到我,夸我唱歌嗓音好,音准、台风俱佳,动员我报考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。还说凭我的条件,文化课能过基本分数线,就能录取。我欣然报名。

想到靠自己一技之长,就能轻松考入大学,我兴奋得好几个晚上没睡好,想象着在不久的将来,自己将成为一名音乐老师,站在讲台前给学生讲课,坐在钢琴前尽情弹奏。这样的憧憬,就像清晨的阳光。

我们班学生,分为两类,一类是农村户口的,为实现“农转非”,他们都非常用功,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。另一类是居民户口的,即使考上不上大学,照样能分配工作,所以,他们无需踏足油门。而我,是农村户口中唯一可以不用那么用功也能考上大学的。

然而,距离高考大约1个月时,我仍未收到“师大艺考面试”通知。显然,我的美梦基本破灭。即使马上奋起直追,欠下那么多

功课,靠短短一个月时间,怎么可能追得上。

母亲鼓励我说,“上师大艺术系”是你的梦想,不要轻言放弃,即使失去了艺考面试的机会,你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去。今年考不上,明年复读一年再考,总归有希望的。

从那时起,我比班上所有的人都用功。我努力地背历史,背地理,背英语,背数学题

它曾是梦想

李新章

型……我知道,在人生的跑道上,自己早已落后其他同学好几圈了,但我依然努力奔跑。

高考这几天,我特别慌张,担心刚背熟的考试内容突然丢失,连头上掉下的汗珠,也巴不得把它拾起,吹一吹,放进脑袋,生怕汗珠里掺和着知识点。坐在考场,面对陌生的考题,我全然不知答案,而远处的蝉声,却总在重复,知了,知了。

果然,我比班级的“状元”少考了近百分,离大学的录取分数线,相差着一个季节的纬度。我家虽不宽裕,可母亲还是凑齐学杂费,把我安插在齐贤中学的高复班,鼓励

我认真复习,争取考进“上师大艺术系”。

这样重读了两个多星期,我却意外收到了华东电力培训中心的录取通知书。那是一所培养电力一线工人的技校,第一次面向农村招生。最关键的是,能实现“农转非”。

看到录取通知书中的“农转非”三字,父亲的眼睛都绿了,理直气壮地劝母亲说,农家孩子,读书为了啥,不就是为了改变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命运吗?接着父亲的话,我果断表态,愿意去技校读书。母亲犹豫许久,问我,真的想好了?我点头。

就这样,我成为了一名电力工人,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在电力企业,凭着唱歌特长,我得过歌咏比赛的多个奖项,当过歌咏比赛的评委,做过企业“春晚”的总导演,还和音乐家屠巴海先生合作创作过行业歌曲《用心点亮美好家园》。当500多人在上海大剧院齐唱这首歌时,台下的我,热泪奔涌。

现在想来,多年以前想当一名音乐老师的高考梦想,依稀还在,那个“上师大艺术系”的美梦,虽是遗憾,却一直存在。

十日谈

那年,我参加高考
责编:吴南瑶

行走,用起飞的姿态。明日请看本栏。

